

82559

老舍

老牛破車
新編

老舍創作自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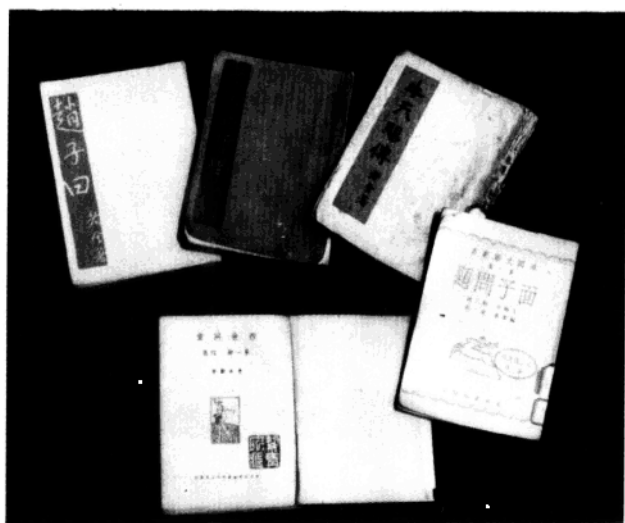




丁聰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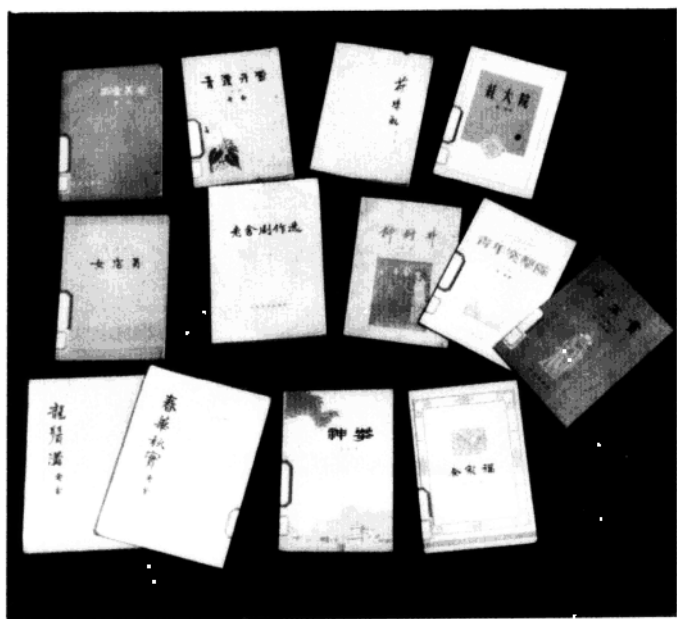
老舍部份著作書影（一）



老舍部份著作書影（二）



老舍部份著作書影（三）



老舍部份著作書影（四）

(一)

我們就

先說祥子，這會兒

我們所要介紹的是祥子，不是駱駝，那磨

因為駱駝是個外男

把駱駝與祥子那點關係說過去，也就罷了。

北平的洋車夫有許多派：年力壯，腿腳靈利的，

海寬貨漂亮的車，拉整天兒，愛什麼時候出車與收車都有

自由；拉出早來，在固定的車口或宅門一放，專等坐快車

的主兒，弄好了，也許一下子弄個一塊兩塊的，

連車份兒也沒虧，

也許白耗一天，但也不在乎。這一派可兒們的命生有兩個

目次

序

- (一) 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
- (二) 我怎樣寫趙子田
- (三) 我怎樣寫二馬
- (四) 我怎樣寫小坡的生日
- (五) 我怎樣寫大明洞
- (六) 我怎樣寫福城記
- (七) 我怎樣寫高橋
- (八) 我怎樣寫種菜小記

此處有增

新添

新添

新添

新添

新添

- (九) 我怎樣寫牛走馬傳
- (十) 我怎樣寫駝駝駝子
- (十一) 我怎樣寫劉李
- (十二) 我怎樣寫通德文藝
- (十三) 我怎樣寫劍北篇
- (十四) 我怎樣寫火葬
- (十五) 波出歌

抗戰末期所擬《老牛破車》再版本目次手迹

那老舍什麼也不怕，只怕慶不了八十大壽。在他那壯年，他親眼看見八國聯軍怎樣攻進北京城。後來，他看見了清國的皇帝怎樣退位和保不新的內戰。一會兒九城的城門緊閉，給五炮轟日夜不絕。一會兒城門向，馬路又能夠着得路的軍閥的馬車大馬。戰爭沒有嚇倒他，和平的過渡他。這樣，他面前他要過節，過年他要祭祖，他也是個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停，的過着不熱吃穿的日子。即使起上兵荒馬亂，他也自有辦法。他的家裡老存着全家夠吃三個月的小米與鹹菜。這樣，即使炮彈在空中飛，兵在街上亂跑，他全關上大門，再用裝滿石頭的牆上，腰足以消災避難。

為什麼和老舍只預備三個月的糧食與鹹菜呢？這是因為在他的心理上，他以為北京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麼災難，到三個月必定災消難解，而並非事大。

前言

胡絮青

香港三聯書店在一九七九年曾出版過一本《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書中包括老舍的生活經歷與創作經驗兩大部份。這些文章都是經過再三選擇編入的，就這麼着，已超出了五百頁，是一本像小紅磚頭似的厚書。可是有些該編入的文章還沒能收容進去。今夏三聯書店的朋友們建議把這本書分成兩本，一本專編他的生活經歷，另一本編他的創作經驗，我同意了這個主意。

老舍有過一本名叫《老牛破車》的小集子，是專門談他的創作經驗的。一九三七年出版時書中有九篇文章都是以「我怎樣寫」為題，第一篇是《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第九篇是《我怎樣寫〈牛天賜傳〉》。

抗日戰爭中，他曾親自擬了一份再版《老牛破車》的目次，上面新添了《我怎樣寫〈駱駝祥子〉》、《我怎樣寫〈火葬〉》等篇。可惜這本書沒能出版。「破車」被「攔淺」，而「老牛」仍在往前奔。

新中國成立後，老舍以他旺盛的創作慾望創作了一連串新劇本。他還是一如既往，差不多每寫出一個劇本他都要寫一篇文章，不過多數文章不再冠以「我怎樣寫」的標題。只有〈我怎麼寫的〈春華秋實〉〉仍基本上延用以往的老格式。在這些文章裏他總結自己的創作，分析作品的成功與失敗，坦率地解剖自己，嚴格地要求自己。因此在重編他一生創作自述的書時，我想書名還是用「老牛破車」好，這符合他的心意。不過，爲了與一九三七年版的〈老牛破車〉有所區別，就叫做〈「老牛破車」新編〉吧。

一九八五年十月於北京丹柿小院

目錄

前言.....胡絮青 一

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一

我怎樣寫《趙子曰》.....八

我怎樣寫《二馬》.....一三

我怎樣寫《小坡的生日》.....二〇

我怎樣寫《大明湖》.....二九

我怎樣寫《貓城記》.....三三

我怎樣寫《離婚》.....三九

我怎樣寫短篇小說.....四四

我怎樣寫《牛天賜傳》.....五五

AB與C	六〇
我的創作經驗	六三
我怎樣寫《駱駝祥子》	七〇
記寫《殘霧》	七七
我怎樣寫《劍北篇》	八二
三年寫作自述	八六
我怎樣寫通俗文藝	一〇一
閑話我的七個話劇	一〇七
我怎樣寫《火葬》	一二〇
習作二十年	一二八
談《方珍珠》劇本	一三二
《龍鬚溝》寫作經過	一三七
《龍鬚溝》的人物	一四〇
《老舍選集》自序	一四七

我怎麼寫的《春華秋實》劇本	一五六
《無名高地有了名》後記	一七八
有關《西望長安》的兩封信	一八〇
答覆有關《茶館》的幾個問題	一八五
我爲什麼寫《全家福》	一八九
十年筆墨	一九一
勤有功	一九七
《荷珠配》序言	二〇四
吐了一口氣	二一〇
我的「話」	二一六
我怎樣學習語言	二二三

附錄：

父親創作《四世同堂》的回憶	舒 乙 二三三
---------------	---------

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

七月七剛過去，老牛破車的故事不知又被說過多少次，小兒女們似睡非睡的聽着，也許還沒有聽完，已經在夢裏飛上天河去了，第二天晚上再聽，自然還是怪美的。但是我這個老牛破車，却與「天河配」沒什麼關係，至多也不過是迎時當令的取個題目而已，即使說我貼「謊報」，我也犯不上生氣。最合適的標題似乎應當是「創作的經驗」，或是「創作十本」，因為我要說的都是關係過去幾年中寫作的經驗，而截至今日，我恰恰發表過十本作品。是的，這兩題目都好。可是，比上老牛破車，它們顯然的缺乏點兒詩意。再一說呢，所謂創作，經驗，等等都比老牛多着一些「吹」，謙虛是不必要的，但好吹也總得算個毛病。那末，咱們還是老牛破車吧。

除了在學校裏練習作文作詩，直到我發表《老張的哲學》以前，我沒寫過什麼預備去發表的東西，也沒有那份兒願望。不錯，我在南開中學教書的時候曾在校刊

上發表過一篇小說，可是那不過是爲充個數兒，連「國文教員當然會寫一氣」的驕傲也沒有。我一向愛文學，要不然也當不上國文教員，但憑良心說，我教國文只爲吃飯，教國文不過是且戰且走，騎馬找馬，我的志願是在作事——那時候我頗自信有些作事的能力，有機會也許能作國務總理什麼的。我愛文學，正如我愛小貓小狗，並沒有什麼精到的研究，也不希望成爲專家。設若我繼續着教國文，說不定二三年以後也許被學校辭退，這雖然不足使我傷心，可是萬一當時補不上國務總理的缺，總該有點不方便。無論怎說吧，一直到我活了二十七歲的時候，我作夢也沒想到我可以寫點東西去發表。這也就是我到如今還不自居爲「寫家」的原因，現在我還希望去作事，哪怕先作幾年部長呢，也能將就。

二十七歲出國。爲學英文，所以唸小說，可是還沒想起來寫作。到異鄉的新鮮勁兒漸漸消失，半年後開始感覺寂寞，也就常常想家。從十四歲就不住在家裏，此處所謂「想家」實在是想在國內所知道的一切。那些事既都是過去的，想起來便像一些圖畫，大概那色彩不甚濃厚的根本就想不起來了。這些圖畫常在心中來往，每每在讀小說的時候使我忘了讀的是什麼，而呆呆的憶及自己的過去。小說中是些圖

畫，記憶中也是些圖畫，爲什麼不可以把自己的圖畫用文字畫下來呢？我想拿筆了。

但是，在拿筆以前，我總得有些畫稿子呀。那時候我還不知道世上有小說作法這類的書，怎辦呢？對中國的小說我讀過《唐人小說》和《儒林外史》什麼的，對外國小說我才唸了不多，而且是東一本西一本，有的是名家的著作，有的是女招待嫁皇太子的夢話。後來居上，新讀過的自然有更大的勢力，我決定不取中國小說的形式，可是對外國小說我知道的並不多，想選擇也無從選擇起。好吧，隨便寫吧，管它像不像樣，反正我又不想發表。況且呢，我剛讀了Nicholas Nickleby和Pickwick Papers等雜亂無章的作品，更足以使我大膽放野，寫就好，管它什麼。這就決定了那想起便使我害羞的《老張的哲學》的形式。

形式是這樣決定的，內容呢，在人物與事實上我想起什麼就寫什麼，簡直沒有個中心，這是初買來攝影機的辦法，到處照像，熱鬧就好，誰管它歪七扭八，那叫作取光選景！浮在記憶上的那些有色彩的人與事都隨手取來，沒等把它們安置好，又去另拉一批，人擠着人，事挨着事，全喘不過氣來。這一本中的人與事，假如攔

在今天寫，實在夠寫十本的。

在思想上，那時候我覺得自己很高明，所以毫不客氣的叫作「哲學」。哲學！現在我認明白了自己，假如我有點長處的話，必定不在思想上。我的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我能是個熱心的朋友，而不能給人以高明的建議。感情使我的心跳得快，因而不加思索便把最普通的，浮淺的見解拿過來，作為我判斷一切的準則。在一方面，這使我的筆下常常帶些感情，在另一方面，我的見解總是平凡。自然，有許多人以為文藝中感情比理智更重要，可是感情不會給人以遠見，它使人落淚，眼淚可有時候是非常不值錢的。故意引人落淚只足招人討厭。憑着一點浮淺的感情而大發議論，和醉鬼借着點酒力瞎叨叨大概差不很多。我吃了這個虧，但在十年前我並不這麼想。

假若我專靠着感情，也許我能寫出有相當偉大的悲劇，可是我不徹底，我一方面用感情啞摸世事的滋味，一方面我又管束着感情，不完全以自己的愛憎判斷。這種矛盾是出於我個人的性格與環境。我自幼便是個窮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親的影響——她是個寧挨餓也不肯求人的，同時對別人又是很義氣的女人。窮，使我好